

《共悟人間——父女兩地書》讀後感

這本書輯錄了劉再復與他的女兒劉劍梅在美國兩地互相傳真的書信，談的都是文學藝術、處世和女性主義的哲學問題。書中父女坦誠抒發己見，大膽地批評對方，交換心得，包括對歷代中西作家著作的評價，旁徵博引，一針見血，足見他們學識之淵博、文學造詣之高超，而字裏行間洋溢着真摯深厚的父女情。

父親劉先生日理萬機仍能騰出時間與女兒談論這些抽象艱澀的哲理問題，女兒又肯坦誠地吐出對文學、文化、生死的看法，勇敢作出批評，兩父女毫無隔膜，並互相尊重提點，在這個世界近乎絕跡。現今父母和子女被一道又寬又深的鴻溝分開，雙方隔岸對峙，誰也不願踏出第一步建築一道橋樑貫通彼岸。當父母向子女給予善意的批評，就如晴天霹靂，衝動得破口大罵、動粗，甚至離家出走。由於子女自小嬌寵成性，總要聽到別人的讚美，因此完全失去正視缺點的能力。劉再復的女兒提出的話題富哲理性、思考性，且內容細膩自然，可見她的文學修養和精神內涵都很高；父親文筆精煉，深入淺出，不時引經據典，為文章起了點睛作用。

書中提及到漂流美學和漂流文學。人要從羣體的紐帶中抽離出來，遠離自己的故鄉，自我放逐，浪跡天涯，做一個孤獨的旅行者，這樣才不會被社會的名利、金錢沖昏頭腦，拒絕世故，體驗多姿多采的世界，尋覓自己「編織」的「故鄉」，並得以用極境的眼光去看世界，施予大關懷大慈悲。這點我十分贊同。但令我不解的是，如果一個人不能夠在「他所熱愛的世界」裏自我救贖，那他便會對世界冷漠。正如魯迅，劉氏兩父女都認為他是第三世界最偉大的作家，因為他用心靈寫作，投入全副生命、靈魂寫作，作品充滿鐵質鋼質，接觸了時代的根本，如《阿Q正傳》諷刺他所熱愛的祖國欺善怕惡的文化。他正是漂流，放下一切妄念、地位、名聲，從社會的枷鎖釋放出來，投入創作，盼望復興國家，惜國家依然腐敗，抗戰的絕望令他憤世嫉俗，對人民依故的自私自利無情地鞭撻，對政治不聞不問。這正反映出漂流文學導致的悲劇。

我認為，人有理性思考和感性思考(直覺)。前者用頭腦的邏輯、推理能力判斷事物，後者則用情感、創意。身為文學家，兩父女看事物的角度固然文學化、情感化，正如劉先生覺得女性應像莎士比亞筆下那種可愛、純真的女性，對女性主義感到可怕；而他們又在文學這個感性的話題加入理性的元素，即哲學化，劉先生於《藝術革命》一文中表示藝術「不能以顛覆前人作美學原則」，否則新一代只顧推陳出新，終有一天藝術的價值

不復存在。這一點說得很對。我佩服他們能在理性與感性思考上取得一個平衡點，這乃中庸之道，看世事遂能情理兼備，看得透徹，不會偏激。這看來是他們出國漂流，吸取了異國文化精粹以及積累了多年沉浸在中西文學研究成果的緣故。

劉再復博覽羣書，卻未被知識所害，反而回復了書中說的嬰兒狀態，使靈魂發射出炫目的光芒。女兒真幸福，身為一位出類拔萃的學者，亦沒有被博士學位弄得囂張，仍保持單純的自覺。就是因為兩父女出淤泥而不染，寫的散文才永遠實而不華，乃天籟之作。相比之下，我深感慚愧，自己只不過是塵俗裏一個平庸的人，習染了世故，讀書求分數。讀過本書後，只要我能在往後生活中不時自我鞭策，我就心滿意足了。